



第115期 · 2021年4月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持戒

青楓：有信眾提出一個問題：佛教徒可不可以打麻將的？請問大和尚！你對這問題有什麼看法？

修智：如果打麻將是為了賭博，當然不好，但一些老人家在一起，搓搓麻將，可以防止腦退化，這是治療，與賭博無任何關連，有何不可？倘是為了消遣，浪費寶貴光陰，亦是不太適宜。談到打麻將，令我想起一樁事，在多年前有信徒對我說：我自從入了佛門受戒之後，連麻將都不打了，只是一心念佛修持。但在社交層面上，很多朋友不跟我來往了。如何是好？我當時提出的看法與做法，也是簡單的，他人打麻將，也無非是消遣

的話，三缺一的情況下找你「搭腳」，你可以答允呀！今天你是成就了他們的「三缺一」，他日你說：「我今天去禮佛，我是「一缺三」呀，你們跟我一道去吧！」既可以維繫了社交關係，亦可將友人帶入佛門種善根，皆大歡喜。這樣，表面是消遣浪費寶貴光陰，但骨子裏是引入佛門的權巧方便。所謂「先以欲鉤牽，後令入佛智」。

青楓：俗語說得好：「定法不是法」。凡事都要看動機，及其所引申的後果。故此，所有的規矩法則，應該是生動活潑的，而不是死板僵化的。

修智：所以佛陀所制訂的戒條是很人性化的。



鐵樹開花

鐵樹開花，喻意吉祥！坊間這樣說。

妙法寺也栽種上好幾棵鐵樹，都是屬於盆栽性的。但好些時，我們也會在佛前供花的花瓶上插上好幾株鐵樹，而這些供佛鐵樹又不時開出花朵。信眾禮佛時看到，心生歡喜，也好的在這疫情陰霾下，舒展一下眉頭。

鐵樹，又名「蘇鐵」，它屬於熱帶植物。鐵樹開花的被寓意為吉祥，主因是它多年才開花一次，比較罕見之故。



舍利弗曾問佛陀：「過往諸佛世尊在入滅後，他們所教導的佛法，繼續留傳多久？」佛陀說：「有些在入滅之後，佛法隨之而不留傳。有些則留傳長時。」舍利弗問：「為什麼有這差別？」佛陀說：「這是因為有些佛陀在世時有制訂戒律，所以遺法留傳長時。而有些在世時是沒有戒律的，所以遺法留傳。」舍利弗於是請求佛陀隨即制訂戒條，以便在佛陀入滅後，佛法可以繼續留傳下去。但佛陀說：「不可以！因為我的弟子們，現在都能和諧相處，皆是沒有煩惱的，何必弄出一些規矩法則，徒添煩惱？」

青楓：本來是清淨而沒有煩惱的，無端制訂規矩法則，沒有煩惱也變得有煩惱了。世間社會亦如是，在有事發生時，才需要制訂法例防止事件再發生。真有如惠能大師的偈語：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！」請問大和尚！後來又為什麼有那些戒律呢？

修智：之後，因為有些弟子的行為，影響了其他同參道友的作息，或招致社會人士的毀謗。為了大眾可以和諧修行，亦為了避免社會人士作口業，因此而制訂共住的規矩法則。在共同遵守共住規則時，而引致有些生活上的不便，或因遵守規則而導致另類煩惱。所以佛陀再次修訂有關戒條。

青楓：這表面上好像沒有一個確定的宗旨，但實際上是佛陀對問題處理的人性化。不會因為這戒條而令你產生煩惱，實際就是防止了煩惱的產生。

修智：有了這些戒條，大家共同遵守，佛法才

可以得以留傳下來。打個譬喻，我們摘下來的花朵，如果用一條線把它串連起來，成為花環，相比於散落在一地的花朵，不是莊嚴得多嗎？這稱為「戒德莊嚴」。

青楓：持戒，就好像一根線，這譬喻很能說明問題，大家一聽便明白。我很喜歡你剛才說的那句話，任何持戒，要有人性化的處理。這使我想起禪宗六祖惠能的故事。惠能當年遠走嶺南避追殺，藏身於獵戶裡，狩獵人家吃的是肉，吃素的惠能如何是好？在那環境下，他的折衷辦法就是吃鍋邊菜，只吃鍋裡的菜，而不吃鍋裡的肉。這就是人性化的持戒。

修智：一如我們現在的家庭生活，如果家庭主婦是學佛持素，但先生不是持素食的，如何是好？如果主婦堅持「我是學佛持素的，不便再去處理葷腥食物。」那後果會如何呢？

青楓：她的先生會說：「既然你學佛，不再處理葷腥食物，那我找某太處理好了。」結果成了「家變」的導火線。

修智：學佛是個人行為，從改造個人的修持為起步點，透過自己的品行來表達對學佛得益之處，而引導其他家庭成員踏上學佛之路。所以葷腥食物還得處理，但切忌買活生的家禽海產自己處理。然後，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地影響對方去吃素。學佛是個人的修為，不要影響家庭。持戒的精神，要明白四個字——開、遮、持、犯。開，有些地方是允許的；遮，就是指有些事情是一定不能做的，譬如殺生。明瞭開遮，才能知道如何是持戒與犯戒。

嘉寶果

妙法寺園林裡栽種上一棵嘉寶果。此類果樹最特別的地方，是它的果實不是生長在枝葉上，而是一粒粒、一串串地沾生在樹幹上。這是非常的有趣，而這些果實，開始時是綠色的，慢慢轉紅，到最成熟之時便是紫紅色，像一串串葡萄沾掛在樹幹上，難怪它又稱為「樹葡萄」。

另一個有趣的地方，是它樹幹長滿果實的時候，它的樹葉卻又綠又密，可又有另一番可觀賞的地方。



百·喻·經

21 婦女欲更求子喻

往昔世時，有婦女人，始有一子。

問餘婦女：“誰有能使我重有子？”

有一老母語此婦言：“我能使爾求子可得，當須祀天。”

問老母言：“祀須何物？”

老母語言：“殺汝之子，取血祀天，必得多子。”

時此婦女，便隨彼語，欲殺其子。

旁有智人，嗤笑罵詈：“愚痴無智，乃至如此！未生子者，竟可不？而殺現子！”

愚人亦爾。為未生樂，自投火坑，種種害身，為得生天。

【解說】

為多求一子，而條件是先殺已有的一子。會這麼做嗎？

相信再怎樣痴愚也不會這樣做的，但世間上偏偏有不少事兒都會出現類似的痴愚行為。譬如有些人已經擁有一些財富了，但為了一個「貪」字，有過千萬元家財的，為了得到更多，譬如一億兩億吧！於是不惜孤注一擲，把全副家財掉進去豪賭一鋪，結果呢？我們是可以想象得到，最後是一無所有，連過千萬元也輸個清光。你即使贏了一鋪、兩鋪，但貪字作祟，自以為鴻運當頭，於是極之進取，到最後必然會「清袋」收場。

這其實是「老生常談」的了，偏偏世間上有不少像這「婦女欲更求子喻」這樣的行為，難怪常言道：唔怕你精，唔怕你呆，最怕你唔來！「貪」字變個「貧」，例子還少嗎！

22 入海取沉水喻

昔有長者子，入海取沉水，積有年載，方得一車。持來歸家，詣市賣之。以其貴故，卒無買者。經歷多日，不能得售，心生疲

厭，以為苦惱。

見人賣炭，時得速售，便生念言：“不如燒之作炭，可得速售。”即燒為炭，詣市賣之，不得半車炭之價值。

世間愚人，亦復如是。無量方便，勤行精進，仰求佛果。以其難得，便生退心：不如發心，求聲聞果，速斷生死，作阿羅漢。

【解說】

先解釋一個名詞：「沉水」即是「沉香」。

（入海取沉水喻）也很容易理解，那人見（炭）容易出售，於是把辛苦地入海取得的「沉香」也燒成炭來出售了。

果然，這很容易便賣個精光，但所得幾何？他並不曉得「沉香」的名貴價值却祇追求容易脫手。

類似的情形，我們還會少見嗎？

正如此喻所表達的主題那樣，有些人學習佛法，不去刻苦學習、修行而圖一個方便，最後終得到什麼呢？

23 賊偷錦綉用裹褐喻

昔有賊人，入富家舍，偷得錦綉，即持用裹故弊褐種種財物，為智人所笑。

人所笑。

世間愚人，亦復如是。既有信心，入佛法中，修行善法，及諸功德。以貪利故，破於清淨戒及諸功德，為世所笑，亦復如是。

【解說】

我們談「百喻經」談到這第二十三則，相信你們強烈地感覺到——怎麼老是針對那些愚不可及的行為？

是的，一而再地強調述說這些「痴愚」的行為，這就更好地說明一個問題，世間上類似這樣「愚不可及」的行為實在很多很多，而且人們會一犯再犯的。因此，不得不「苦口婆心」地一再強調述說，好讓世人知所警惕。

像本喻——偷錦綉用裹褐喻，它主要是告訴我們，特別是告訴我們在學習佛法的時候，不要貪圖一些「少利少惠」，其實佛法本身就有不少珍貴的知識學問，一如本喻裡那「錦綉」衣料，何以不去好好地運用它，反而投閒置散地放在一旁。這樣做是不是有如暴殄天物呢？要引伸開去，我們做人處世亦如是，當我們自覺生活在一個較安穩的環境，則能夠活好當下，珍惜當下才重要。

24 種熬胡麻子喻

昔有愚人，生食胡麻子以為不美，熬而食之為美。便生念言：“不如熬而種之，

後得美者。”便熬而種之，永無生理。

世人亦爾。以菩薩曠劫修行，因難行苦行，以為不樂，便作念言：“不如作阿羅漢，速斷生死，其功甚易。”後欲求佛果，終不可得。如彼焦種，無復生理。世間愚人，亦復如是。

【解說】

這故事很容易令我們想到那個「走捷徑」的問題，很多人做事都希望走捷徑，如果實是事求是地「走」，那沒有什麼不好，視之為一種方法吧！但如果不管有沒有道理，祇求方便而一心一意看那豐盛收穫，卻不認真地去正視那過程，結果呢？大概也不用說了。

所以本喻最後明確地指出——有人認為修「菩薩行」，很苦，不如「作阿羅漢，速斷生死！」這種所謂「貪方便」，與本喻裡認為煮熟了的胡麻子好吃，便把胡麻子都煮熟了然後下種，這會種出更美味的胡麻子嗎？結果如何，也不難想像。



路

有天穿過一屋邨裡的小小花園，看到園內用一些大麻石砌起一條小路，很美！小路兩旁是花草草，小路便仿佛隱藏在花草之間，靜靜的躺著。那時，陽光柔和，微風輕拂，我站在小路口，靜靜地欣賞著！不！不是欣賞，而是靜靜地享受著！享受那一份難得的寧靜，難得的淡然。

忽然想到：我們在日常生活裡爭爭吵吵些什麼呢，好好地享受眼前的美景不是更好！而眼前的美景其實就是垂手可得，住宅的只是我們從不經意地總是匆匆而過，忽略了，就像眼前這條小路，它就在我樓下，不是經常都路過嗎！



三境說

清，王國維引述的「學習」境界，經常地被我們拿來述說，他說，古今之成大事業，大學問者，必然經過那三種境界：

第一境：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。

第二境：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。

第三境：夢裡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燈火欄珊處。

此三境界，是學習及進階過程，不僅是成大業者必經之境，其實也是一切學習，一切事情的進取過程，由始至終，都是貫切兩個字：專注。

沒有「專注」必然事情也做不好，特

別是對那些「有頭威冇尾陣」，「虎頭蛇尾」去而言。

有一點我是想說的，在禪宗裡有「漸悟」與「頓悟」，我想，這不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學習方法，兩者是有「一條無形的綫」在牽引着的。「頓悟」不是「平地一聲雷」地爆出來，在「頓悟」之前必然有一番潛藏的修行學習的。所以，是在王四維這「三境」說，最後一道的「驀然回首」，這不能單純地理解為「頓悟」，必須貫切第一、第二境，也就是一個過程，必須先有了之前的深入學習，然後才會出現後來的「靈光一閃」的「頓悟」。這是「厚積薄發」。



佛教尺牘

·王壽雲·

（原刊於一九九五年一月《內明》第二十九期）

佛教尺牘文體是我國佛教優秀的文化遺產的一個組成部份，它是佛門的出家僧（比丘、比丘尼），或信教的俗家弟子，他們修學佛法生活實錄。無論是長篇累牘，或是短札數語，這些都是他們的思想感情和待人接物的態度，並且還是相互交往聯繫的一種形式，它既要講究修辭和文法（佛門特有），又要講究禮節和禮貌，這種文體就是佛教的尺牘。

佛教的尺牘文體，一般是散文，在「佛教日用大全」一書中有專門一章來介紹的，它大致可分稱謂（按各人身份來尊稱），書信內容，結尾用語，以及筆者署名等幾個部份組成。

佛門書信的格式，首先要注意對方的地位，講究分行，避免雜亂無章，如果能夠熟練使用，則增色不少，並顯得高雅。

第一：

它是寫信抬頭稱謂（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用語）部份，在佛門當中，凡是出家受具足戒的比丘僧，其抬頭稱謂一律可以稱某某法師，若是禪林，或學律的，則可以稱謂某某律師，某某禪師。而尼眾的比丘尼僧則可稱某尼師，或某某師，若加尊稱則可以稱某某師太。

對於在大叢林寺院中擔任職務的僧人，可在其職務稱謂後面加師，或用師父（傳）等字來尊稱，以示自己的恭敬。對於弘化一方，或一寺之主的方丈可尊稱謂某某和尚，或稱大和尚。對於一些德高望重的並有戒臘數十年的比丘上座長老僧（德僧），也同樣可以尊稱為和尚，而年高者，可在和尚之前再加「老」字，以示尊敬。另外，對於大叢林中的退居和尚，不論其年齡，均可尊

稱謂老和尚。對於僧臘、戒臘俱高者，而且又有威德可服眾的首座、上座等，都可尊稱謂長老或上人。在給法師、戒和尚、剃度師父、教授師、寺院方丈等大德長老寫信時，若恭敬一點，應加上某下某（老和尚）的格式，以示尊重，這是佛門中較為莊重與尊崇的抬頭稱謂。

按照佛教中的一般常規，對於那些信仰佛教，並且已受三皈五戒的善男信女，可以尊其為居士，其意為居家學佛，淨信佛、法、僧三寶的人士，它區別於一般非佛教徒，若是非佛教徒，一般多以同志、先生等作為尊稱。有時寫信於既對佛法興趣，但不知其是否皈依三寶的人，按常規講，只能統稱為大德，「大德」兩字按佛門講，又通出家二眾，對已信佛，或未信佛者都可以通用。

在稱謂之後，接着就要寫○鑒，「鑒」就是古時候的銅鏡，意思是用鏡子來鑒照，用在書信上，是請對方（閱讀者）辨別以下言說，不是虛偽之意。

鑒的聯用有很多種類，一般對於寺院（大叢林）中的大和尚（老和尚）、大法師（老法師）、戒和尚、教授師，乃至自己的法身母父的剃度恩師（師父）等大德長老等，信中要寫尊鑒（這種用法，也適用於俗家雙親，或可另用膝下、膝前）；或者可以寫法座、蓮座、座前、座次、慈座、座下等形式，在寫信的時候，可以選擇其中一種即可。比較恭敬莊重而通常書用的一般可以寫大鑒、淨鑒、慧鑒、惠鑒、慈鑒等形式（格式）；若是同輩，或是同窗道友等，也可以寫淨眼、法眼、慧眼等形式（格式）。以上這些都是晚輩（後輩）對前輩（長者）、平輩道友所用的格式。

反之，若是師父、長者、大德和尚等寫信(覆信)給學徒門人、弟子等，一般就不那麼講究和拘束，寫信格式也比較自由，信中可以選用一些不客氣的語詞加以訓慰教誨。在稱謂(名字)之後一般常選用如見、如知、如晤、如面、知悉等，有的還可以直稱其號，有些大德高僧則用宛轉之詞加慰徒孫並起教誨作用，如用法照等。

在這裏特加說明的，在寫信當中是忌書用「禮鑒」兩字，唯獨在收信的對方正當喪服在身時，才方可使用「禮鑒」，以示安慰。另外，在稱謂語的下面，接着就寫啟事用語，比較客氣的有：謹啟者，較莊重和尊敬的期：逕啟者、逕覆者；有所請求之意的，有茲托者、敬懇者等。

第二：

這一部份是信的主要內容，它是一封信箋的主題思想的所在，其內容的詳畧，可以根據對方收信人的交情關係如何，或謂所言所托而定的。其尺牘的內容的形式，一般均以散文體裁為主的，這種從起草到落筆是根據書信中的內容，運用自如。除此之外，也有用其它的一些體裁寫成的，像這類特殊的情況，一般是不大多見的。

第三：

這一部份是當一封信的內容寫完以後，按照我國古人傳統寫信的一般常規，還要有一個結尾的敬頌、祝賀、慰問之詞。由於佛門不同一般世俗社會之人，故寫用祝頌之詞也顯得比較講究，在這方面又有許多差異，其特點在於用佛教中的祝頌較多。

佛門的結尾頌詞，又稱祝復語。一般選用敬頌、祈頌、敬祝、敬請、此祈、此致、此請、此頌、即頌、即請、即祝、此祝、祝等祝頌用語。在對自己的師傅可專用敬稟、叩稟、上稟、扣奉等詞語。又有在對長輩、或師父的信結尾的頌詞前面再加上尚此專頌、尚此祇頌、謹此敬祝、肅此敬呈等莊重恭敬的用語。但是，在對於一般熟識的道友、佛門的居士，以及世俗學者和自己的師兄弟(或戒兄弟)等，可以簡單寫順頌、並祝二字來代替之。若是高齡長輩大德和尚等，對徒輩、佛門居士、世俗兄弟等可用「順詢」之詞來關心之。頌詞中的用語，一般應用語簡有意即可，如用：學佛精進、宏法利生、吉祥如意、身心解脫、四大輔安、萬事如意、光大佛法、轉大法輪、悲智無礙、悲智雙運、福慧雙修、二六吉

祥、四時如意、法體安康、法體健康、金剛不壞(身)、法喜充滿、福慧雙增等四字句的格式；簡單一點的可寫靜安、靜綏、法安、法喜、法來、禪安、福綏、禪悅、解脫、自在、福安、慧綏、慧安、近安、近祺、近佳、春禧、暑祺、暑安等一些頌詞用語，它根據人時各異而寫的詞句，在選用時應人而異，切勿生搬硬套，應生動自然，恰到好處則為佳。

第四：

這一部份是通常信中所具的署名。但是，在佛門中的信函，其署名一般都用謙虛之詞來自稱的，若以下對上而言，則以末學、後學、晚學、無學、初學、慚愧、常慚愧某某來自稱的；然而門徒、學人、弟子、等晚輩對師父，或寺院大和尚、法師等則可以用弟子、三寶弟子、入室弟子等用之；而師父、老和尚、老法師等，以及一些道德行持具高的修行人，一般自稱則常用不慧、貧衲、貧僧、貧道、愚人、愚僧、常慚愧、老拙、老朽、朽人、老翁某某來謙稱，這些一般都是高僧大德常用之詞。另外，有些師父(長輩)對其弟子，有些一般都是不加這類署名，而直接寫某某字，或師字(印章)，或某某覆，這些常用的格式，用在師徒關係上，有時反而更顯得特別親切。

署名之下，除年月日外，按佛門傳統的規式，一般還要加上一些禮節性的詞語。恭敬一點的可以用和南(梵語頂禮)、頂禮(或在此後再加百拜、三拜等)、或有用投地頂禮等較恭敬、恭候之詞，用以表示自己謙虛和尊敬之心，用在這裏有除貢高我慢含意。對於自己的同學、同道、同教窗、戒兄弟、師兄弟之間的來往覆信中，可以單寫作禮，或者寫合十致敬等普通用詞，這些一般都比较隨和。另外，對於一些在家佛教徒(男女居士)，或者，一些還未進入佛門的人士，一般以合十為通用禮。如果將這些禮節性的詞語用得恰到好處，往往能起到畫龍點睛的功效。

以上所談的是佛門的尺牘文體，這些舊式書信格式還在佛門中運用，若能用得恰到好處時，實為書信潤色增輝。以上我們概括地說：佛教尺牘是佛教信眾敘述思想和答覆交往者問題的一種表達方式，隨着歷史的發展和現代文化語言意識的變化和滲透，硬性要求完整無誤地遵從照搬是不客觀的，但是，我們在發展過程中去體會它的價值和存在是有現實意義的。



春意盎然

「盎然」這詞語，解作充盈。我們說「春意盎然」，則表示春天的氣息濃厚，且帶出一點生趣！

生活，常言道：「愁眉苦臉，日子都要過」即是說，我們反正都要過日子，何不放開懷抱？如果能夠「笑開眉」地過日子更好！特別是在這整整兩年的防疫避疫日子裡，坦然面對好了！如何才能「坦然」？我想本著「既來之則安之！」做好防疫準備，平常心過日子便是「坦然」。此外，既然是「春天來了！」百花也紛紛綻放開來。

此際我們多到效外走走，或去多留意身邊的花草樹木，看看這百花齊放，心情也會開朗起來。

攝影家李志榮便是一個好例子，在過去一兩個月裡他連同幾位「攝影發燒友」呢度去、個度去，把美麗的春花收入鏡頭，且身體多作活動，也在生活情趣上有所發揮，可謂一項一舉兩得的好活動。

讓我們看看他前些日子影了一些什么春花。

這裡刊登六幅。

妙法寺玉蘭花——每年妙法寺假山旁的那株玉蘭花，都「依時依候」地綻放出花朵。今年有個特別，在花朵盛放的同時，還





有些嫩綠的葉同時生長的，可能是天氣問題吧！

另一幅是以青山作背景的白玉蘭，畫面結構多好！

紅棉光影——這幅紅棉攝影，大家一看便曉得它特別吸引的地方是花托上那光影。這光 · 彷彿是從花裡綻放開來的，很有點「靈氣」的感覺。

屯門公園裡的黃風鈴——黃花風鈴木最吸引遊人的地方，是它一樹的黃花。這鮮艷的黃花一束束地聚生起來，十分搶眼，特別是有花便落葉，有葉便沒有花。近些年來，公園裡也多栽上黃風鈴的，這更吸引遊人了。公園的花草樹木就該這樣，變化多端才好。

洋吊鐘——我們欣賞花，除了看它變化多端的色彩外，它花形的吸引力真是不遑多讓。你看看這株在春天裡綻放開來的洋吊鐘，花型多有趣。彷彿是一個個小小的紅鐘掛著。

白梅彩蝶——這幅攝影作品，把春天的氣息也帶出來了，而且色彩對比強烈，更營造出美感。雪白的白梅，給人一個純潔的感受，一隻線條與色彩均見出色的蝴蝶，比對多么強烈。此外，那片黃落葉剛好落在左下角，攝影的心思多好。



得個「講」字

《楞嚴經》裡有一則話語，字面淺白，道理也淺白的。但很多時候，我們對於一些即使是「淺白」的道理，看過之後、明白之後也會像「水過鴨背」那樣，很快便「卸」走了。這則話是這樣的——

「雖有多聞，若不修行，與不聞等，如人說食，終不能飽。」

這字面不很簡單嗎？所為「與不聞等」，這個「等」字，是「等同」之義。是好好說：「你雖然飽讀詩書，但如果不好好的去消化、去理解、甚至是不好地去實踐，則這「飽讀」又有什麼意思？有讀等於沒有讀。跟著下來那一句說得更明白了！

「你成日講食，而實際上你並無去進食，這會真的飽嗎？」

很多時候，好些日常語言其實都是生活實踐的累積，譬如：「得個講字！」這一句話便說明一了。

何憂何怖

「我膽正命平，怕什麼！」

大抵很多人都聽過這句話。為何「膽正命平」便不會心生懼怕？我們又會聽過這樣一句類似的話。「我們行得正，企得正，怕什麼！」

這些都說明了，當人行正道之時，便什麼也不用懼怕的。因此佛在《四十二章經》裡說——

「人從愛欲生憂，從憂生怖。若離於愛，何憂何懼。」

「愛欲兩字，指貪愛。貪愛是同體異字。我們之所以有憂患，或說是「憂心忡忡吧，其實都是從貪而來。換句話說，無貪則無憂。同樣地。既無憂則無所謂懼怕了。「若離於愛（指貪愛），何憂何懼」就是道理。

無量壽



阿彌陀佛·也即是無量壽佛。無量·即是無窮無盡。無量壽·便是極長壽。

怎樣才能得到「極長壽」呢？

《無量壽經》裡說——

「捐志若虛空，勤行求道德，可得極長生，壽樂無有極。」

何為「捐志」？捐·即是棄除。捐志是指棄除一切世俗的俗求。當我們無欲無求，一心修行，萬緣捨棄，心身放下，那就自然會開心快樂。這是有一顆清淨心。心既清淨，沒有世俗煩惱，自然是延年益壽。我想這道理人人會懂，但未必人人會去實行。修行·不要緊張得多得少，有多少做多少，一心向前就好了。

心本清淨

《壇經》裡有一則話，我們可以以一個「淺層次」的角度去理解，也可以較深入地思考一下。

這話語是——

善知識，迷人身雖不動，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，與道違背。若著心著淨，即障道也。

這則話是對坐禪的看法，所謂「迷人身」，是指迷惘的身體。我們經常說的一句話：「開口埋口都去講別人的是非……」可見「講是非」是多麼常見之事。坐禪之時去講「是非長短好惡」固然是要不得。而我們即使「靜」下來却執著於所謂心靜與心淨也是不好的——不好在於「執著」兩字，而我們「心本清淨」用不着去強調的，難怪《壇經》裡說「著心著淨即障道」。

現實與虛幻

好些時候，我們看「佛語言」，真要不好用「現在語」去理解，否則可能會「繆之千里」。譬如說「有情」與「無情」。今天，從字面理解，我們會把這個「情」字視之為感情的，感情的有與無，這不明顯嗎？如果從「佛語言」來看，又如何呢？

《壇經》說——

「有情即解動·無情即不動，若修不動行，同無情不動。」

這裡的「情」，是情狀，是事情的情態。「解動」的「解」字，是了解、明白之意。如果你對一切的事物都明了解那不過是虛幻不實在的東西，那麼，你便會「不為所動」，不受外間萬物影響，我們要正視這個現實世界，也同時要明白這個世界的所謂「現實」，也是虛幻不實在的。

大抵我們的修行就是修這麼一個「分寸」吧！

本來面目

《壇經》裡說——

「莫思向前，已過不可得。常思於後，念念圓明，自見本性。善惡雖殊，本性無二。無二之性，名為實性。於實性中，不染善惡，此名圓滿報身佛。」

所謂「莫思向前」，「向前」兩字，不是我們一般說的「向前看」，而是「從前」、「過往」的意思。這裡是說「過去的已成過去，不必再在思量」。要向以後的日子來想這才會見到本性。而本性又是什麼呢？性裡無所謂善與惡的，這是實性，——真實的性情。惠能大師在南下逃避時，陳惠明趕上，大師便說：「不思善·不思惡，行者是明上座的本來面目？」

「明上座」，是對陳惠明的尊稱。「無善亦無惡」，這便我們的實性，我們的本來面目。

睹物思情

陳青楓

那天，行走在香港島荷里活道，水坑口街轉角處便是「荷里活道公園」。又一次走近這公園看看。

這公園有什么可看，說實在的，它與一般的園林公園沒大分別，有假山、水池，很中國園林式的。不過，來到這裡却是另有一番情懷，這是「睹物思情」。

這個地方，是香港「平民夜總會」的發祥地，即是所謂「大笪地」也。百年前這裡是一片空地，但由於它座落當年香港繁盛之地——太平山街附近，是民眾聚居生活的地方。於是這塊大空地慢慢便形成一個小買賣之地。大凡日常生活所需都可以在這裡購買到。不僅此也，醫卜星相的各種生活狀況也可以在這裡看到，晚上更是人們一個消遣的好去處。在這「大笪地」的周圍，

還有一些小商店的，這就有別於日後的「新填地」。

真正被稱為「平民夜總會」的是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的中上環那一帶「填海區」，即是現在的「港澳碼頭——信德中心」對開的一大片空地。

如果你今天六、七十歲了，一定會到過這「平民夜總會」。每屆黃昏時分，這「大笪地」（即一大片空地）開始布置起來了。所謂布置，無非是擺地攤。基本上是有規有矩，那時候彼此都有一個共識，大家無非是搵兩餐，守望相助可也。入夜後，熱鬧起來了。六十年代初期，我大抵是十四、五歲吧，經常在夜間到這「平民夜總會」來，它那些「地攤」除了售賣一些日常用品外，還有圖書，也有「照田雞」的。（「照田雞」

者，睇掌論相也。檔主左手拿著一盞火水燈，右手向你指指點點，你就坐在他檔前那張小木凳，動也不動地，全神貫注地讓他為你「指點江山」。那情態不就像在農田裡捉青蛙嗎？——青蛙（田雞）被燈光照著也是一動也不動的。這形容真夠生動。

荷里活道這「大笪地」我們無緣一睹，那是百年前的事了，但中上環新填地的這「大笪地」則有所參與。每晚，例必有十檔八檔是賣藝的，有



耍功夫的，是真正表演心口碎大石；最早期還有「外江佬舞馬騮」；此外，還有賣唱的，或者單純玩音樂的，譬如用鋸片拉音樂，我都是從這裡看到。所以這地方被稱為「平民夜總會」。

七十年代後，這地方也慢慢地消失了，是城市建設，有一個時期是搬遷到灣仔碼頭前的一片空地繼續運作，祇可惜風光不再了，慢慢地便消失。這與七十年代後香港經濟起飛有關，人們的生活也慢慢地得以改善，晚間，可活動的場所也多了。

這種似水流年的歲月，也用不著多所嘆惜的，時代不斷地向前發展，從另一個角度看，這是好事。



上圖：在「荷里活公園」內有幾幅圖片介紹。這是其中一幅，是一百年前這塊「大笪地」的面貌。這片空地是慢慢地熱鬧起來，成為香港「開埠」以來第一個平民百姓遊樂的好去處。

下圖：這株大榕樹座落荷里活公園內，見證了這片土地的百年歲月。這塊大岩石被榕樹的氣根包裹著。而岩石上刻上「地承天」三字，真有一股頂天立地的氣勢。



趣味

大自然是充滿趣味的，很多美景其實都在我們身旁，祇是平日裡匆匆而過而少有關注吧！能抽出一天半日走向山間，作一些遠足的行山活動，固然很好！（特別是在這一兩年間，大家在無奈防疫抗疫之下，多作一些戶外活動，亦會身心有益。）即使不作此圖，讓我們關注一下身旁的花花草草吧！你看本圖，那不過是一排青青綠草，但在陽光下它們的葉影加起來便組構成一個具裝飾性的畫面。看着也會增進心境愉快。大自然是充滿趣味的，我們多留意一下便好。



自家長短

寫詩填詞，好些人是「白描」一番，祇對景物事態描劃，却提不上什麼「絃外之意」的。我想這樣的寫詩，可有「無厘味道」的感覺，一如繪畫，我不反對像一些西畫那樣「寫實」，這種精準地，特別是在外型上準確的描寫，長期來佔據着畫壇主流。但自從有了照相機的發明而大行其道之後，這種「寫實」一下子「塌」了下來，很像我們想到自從有了「數碼機」的出現，「菲林」立即身價暴跌

好了，不說這些我們說回「詩」的價值

我看了一首短詩，它就給我有回味再三的效果，此詩為元代「石屋清珙」，所作——

手携刀尺走諸方，
線去針來日日忙；
量盡前人長與短，
自家長短幾時量。

文字用得淺白，一看便明，它寫的是一位裁縫，但實際它又不是「白描」裁縫，是借裁縫的技藝作出譬喻。好一句「自家長短幾時量」？這就是寫詩的「絃外之音」了，它最少引導我們平日除了說別人的「是非長短」之外重要的是反思反省。



水墨畫

經常聽到一些朋友說：在江南或者我們嶺南一帶，雨過天晴的時候，不妨好好地看看風景。在山山水水裡白雲飄過的當下，看到的往往是一幅幅水墨淋漓的水墨畫。

是的，真有這種感覺。不但是「雨過天晴」的時候，就是在微雨飄飄，還帶有斜斜的陽光照射，它會更強烈地顯露出水墨畫特性。

不知道歷代的水墨畫創作，是不是由這「看景的經驗」而來的？我寫水墨畫就是這樣。

失禮

恭喜、恭喜！

新春期間，人們碰頭很多時候是抱拳說：「恭喜、恭喜！」這是我們中國人的禮儀，很普通，很通行的禮儀！——怎樣才是抱拳說恭喜呢？原來是兩隻手疊著在胸前便是了！

有朋友，「哎呀」一聲說：「我在電視上看到一位『大人物』，跟人家說恭喜時，雖然手也是放在胸前，但那雙手呀，卻是交叉互插著的。怎麼會是交叉手呀，這是什麼禮儀？」

即使是讀番書者，這種禮數也真不知是什麼禮數了。禮·也的確是「禮」，不過卻是「失禮」的禮吧。

說到「失禮」，對抱拳為禮者有一點是要注意的——

男·是右手握拳，左掌疊在上方。女的，則剛好相反。

此外，如果在「白事」場合行禮，則剛好相反，左手握拳，右掌疊在上。女的相反。

唔好失禮呀！



象形文字

我們的方塊字很有趣的，很多是以形以音取字義。你來看看這個「囿」字。大大的一個四方形的口字，不就是「圍」起來嗎？而圍起來的是什麼呢？是樹木。樹木是可以生長得很高大的，你把樹木圍起來不就是「困」嗎？—— 一看上去便立即明白。同樣地，我們寫「作牢」，或者寫犯人的，會用一個「囚」字，把人圍在中間，這好比四幅牆，這不就是「囚」嗎？用「口」字

作部首的字，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到借音的，這個「圍」字如此。此外，如「圓」、「園」等亦如是。表面看來，方塊字好像千變萬化，也難怪有些外國人認為漢字難學，但如果我們了解多了，則這種充滿趣味、充滿「历史發展感」的演變，其實是很有意思的。不要說外國人了，就是我們自己國人，多了解漢字本身的發展演變也很有意思。



關起「門」來

說起這個「困」字取形取音，很自然地讓我們聯想到那個「門」字，很多字都是以「門」作部首的，而門的形狀，也從字形上讓我們感受到了。此外，由於這道「門」聯系到的字也像「口」字的「困」、「囚」那樣有趣。

譬如我們說「苦悶」，把「心」關在門之內，那當然是「悶」了。還有，人在門內，不就是閃藏的「閃」嗎？把人才關在門內，那是「閉」；聞是用耳的，打開耳門便是「聞」。同樣地，這門所藏的字。很多也借音的，如「閣」、「閤」、「闕」均是。何以古時稱未嫁的女子為「閨女」？這個「閨」字原是指宮中的小門，後來便用作內室的代名詞，所以有「深閨」。今時今日，我們還經常拿來作形容詞，譬如「三步不出閨門」；形容少外出的，我們會說「乜你咁深閨！」當然這是女性的專用名詞，在今天這類「深閨女子」，大抵也被稱為「宅女」。